

文艺茶座

试谈王平中微型小说中的人性戏弄

□ 萧劲廷 陈心宁

四川资阳作家王平中自20世纪80年代投身微型小说创作以来，已潜心耕耘40余载，先后于《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北方文学》《四川文学》等刊发表各类微型小说400余篇。他对各种题材的灵活驾驭，对各种情节的尺度把握，对各种人物细节的精准拿捏，共同熔铸在了《王平中文学作品集：短篇小说三篇》之中。他巧借幽默的笔法和诙谐的格调，在相对有限的框架和短小的篇幅中展示出了精悍的笔力。作为一个幽默的作家，他擅于消解关于“人性本善”的魅惑力，以充足的理由俯瞰芸芸众生之困苦哀愁。他通过戏弄笔下的人性，影射出对时弊的针砭，表呈当代社会在时代拐点中的别样风貌。为了达此目的，王平中微型小说利用对人情世故的微妙摹写，恰如其分地展示了至少三个面向的人性特质：固守与顽强；复杂与矛盾；进步与可塑，并以乐观与从容的心态唤醒人性中的良善本真。

王平中对人性的把握首先在于悉心嗅探其在时代蝶变中的固守与顽强。诸如《最后一块庄稼地》《执着》《远山》《满姑告状》等篇，王平中不断调侃那些卑微的生灵，着手研究他们是如何利用残存的意志坚守初心与本意。《满姑告状》可视为一篇传统农村妇女的悲情自传，面对身上的屈辱和敷衍作秀的低劣民俗，她并不愿为所谓的经济补偿和“秉公执法”而妥协。为了能荡涤一身的“泥垢”，满姑走向了渡引魂灵的清水河，以同死神的拥抱换来了对被枷锁女性意志的拯救。这类对恶俗风气的反叛同样体现在《最后一块庄稼地》一篇，老焉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免于开发滥采，最终还是把性命留给了土壤中的最后一缕清香。如果说老焉是在顽强守护农人与生俱来的生态保护意识，那《远山》中的老者，用生命守护着的便

是家庭良知。满姑、老焉、老者虽身死，但在伦理道德崩坏和社会良序溃烂的交叉点上，都成功以自我献祭自身，告慰了生灵心中最圣洁的净土。相比之下，《执着》中的刘老头显然没那么“幸运”。他穷此一身，只索求一个东西——恢复复员身份，而且要光明正当。从王平中对刘老头的行文刻画中似乎就能预见，刘老头苦求的信条一定很难先于生命的终结而出现。我们甚至可以讥嘲那些固执的人格如此愚笨可笑，但也正因这种出自良善的愚笨可笑，才恰恰值得被悲悯，被讴歌。王平中的微型小说往往遵照这一逻辑，既不必刻意拔高底层人物的质朴形象，也不必让他们看起来一定高尚且带有对普遍人性的超越，他只是要为每一个执着且可怜的魂灵讨要说法，尤其是在社会蝶变、人心虚浮的当下，这样的实践似乎愈发具有效力。

王平中在挖掘悲情人物的顽强与固执同时，也在嬉笑怒骂之间释放自己对这些卑微生灵的怜爱与热心，尽管这些生灵有时候看起来充满了难以确指的复杂与矛盾。正如萨克雷所说：“幽默的作家是要唤醒与指导你的爱心、怜悯、善意……”一个幽默的小说家，自有他独特的编译方式。《守门老人》中的张五爷，苦心坚守守门十年平安无事，临退休之际被酒精麻痹神经，稀里糊涂摔开闸门，为自己和村庄敲响了丧钟。从结果导向上看，张五爷是一个纯粹的罪人，但王平中微型小说笔法的锐利恰好就在于，他能在被评判的复杂人物形象中突出其怪诞畸形的人物本心与良善，以至于我总会无端揣摩张五爷被晨曦“染成了一尊金色的雕塑”以后，挂念着的是对村庄的守护还是毁灭。《乌龟》中的“大孝子”王二麻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复杂与矛盾。他当然知道那只大乌龟是疗愈母亲的第一药引，尽管这一药引最终让位

于自己对宅基地的“贪念”和对村长的讨好，或许正因他的“贪念”直接导致了母亲的终老，但随着王二麻子趴作乌龟样匍匐在地，一切似乎缘起于“孝”，最后又止步于“孝”，对于王二麻子的审判终究留下了一堆莫衷一是的论调。再如《两手准备》中的编辑主任老姜，到底是一个醉心于创收的新闻投机者？还是一心只想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正义使者？他在官场之间的斡旋，他对城市症结的疏解，看似值得被嘲弄，却又明明指向了满溢的责任感与使命担当。王平中并不习惯于文本预设一个明确的答复，反而以冷静理性的方式保留了读者自行想象与阐释的空间，正如“人性”二字，本就是一个复杂而又难以确指的义项。作为一个合格的人性书写者，需要在充满矛盾的言说语境中调和释义与赋义、表义与深意之间的落差，让观众在自行勘探中得到源自内心最理想的旨趣。王平中笔下的人性书写，立体而饱满，多元且丰腴，他的笔耕绝不止于对庸俗的无奈展示，亦绝不止于对普通情节的奉承与迎合，他有意琢磨这些复杂与矛盾，以人格的真伪、人性的善恶去逆迎流动中的世态万象。或者说，发掘人性的立体面，本就是这小说创作者应该具有的内涵与品格。

所谓“人性向善，犹水就下”，在孟子看来，人性虽因其混杂糅合而难以确指，但“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良善的人性可以通过劝诫、疏导而从善而行的，即人性是带有进步性的，也是可塑的。王平中显然热衷揣度这种“性善论”，才总结出一条相悖于“原罪”“性恶”的塑造之道。他利用无休止的情境反差与言语反讽，意图证明积极的行为规范能够雕琢出合乎情理的道德法则。《僵蚕》是以村委会副主任张智勇的养蚕经历而演绎出的乡村振兴故事，斗

争的矛头直指村民在产业失败后的“利欲熏心”，故事的结果却是张智勇对村民亏空的经济补偿款分文未动。正是这一欧亨利式转折，给当下乡风的病态、发展的停滞、人情的迷失保留着一道质朴、观照的原生态风景。《清问，我到哪里去了》的李四，一形如枯槁，浑浑噩噩的今人，这类人物既不甘心沦为权势的附庸，却又无力调和深陷职场困囿的现状。为了摆脱金钱与权力的奴役，李四终于在“我不”的呐喊声中，找回了一个真实的自己。当代人又何尝不是自己世界中的“李四”，我们对虚与委蛇的习惯养成，我们对权势利益的悉尊便，又何尝不是对自己意识的摒弃，不是对自己心灵的摧残？王平中执着于在反叛的狂热过后冷静沉思，尤其擅长在琐屑人事中探秘尤待挖掘与深索的灵光。《劝阻》中的张书记，一面承受着丧亲之痛，一面劝阻同样正经历丧亲之痛的犟牛，那个被疫情隔离着的物质交流世界，又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互宇宙中重构。犟牛怔住以后，故事情节在王平中的极度克制中戛然而止，也带着我们对人性未泯的期待一并走向平淡、平和。

我们审视那些肮脏腐朽，也理解那些人间疾苦，却并不妨碍我们歌颂他们的顽强与进取，即便这样的尝试看似不伦不类，却永远充满着对人生的滋味感怀。如小说家王跃文以为，作小说是一件暴露灵魂的事。王平中正是基于自身与客体间的灵魂置换，拿捏多姿多样的人性图貌，从而彪炳微型小说艺苑。如此书写，既不轻易在愤慨中作出回应，也不在关键问题上拖泥带水，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高尚的觉悟。正如他笔下架构的连云山世界，个中人格如高山一样，连绵、诡谲、多变，虽不乏粗鄙、肮脏之例，却总不失醇厚真挚的世间良心。

生活拾趣

别让价格绑架生活

□ 郭玉鑫

在贝蒂·史密斯所写的《布鲁克林有棵树》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生活在布鲁克林贫民区的诺兰一家把喝咖啡作为一件乐事，他们每个人的每顿饭都是搭配着一杯加了牛奶的热咖啡进行的。女儿弗兰茜不喜欢喝咖啡，她只喜欢吃味道，喜欢咖啡带给她的热气腾腾的感觉。每次吃晚饭，弗兰茜的咖啡总会迎来一样的结局——被倒掉。

凯蒂的两个姐姐经常来诺兰家，每次看到凯蒂把弗兰茜的咖啡倒进水槽，她们都会长篇大论，教训凯蒂不该浪费东西。凯蒂却解释说：“和其他人一样，弗兰茜有权每顿饭喝一杯咖啡。如果她觉得倒掉比喝掉更好，那也是她自己的权利。”

以诺兰一家的经济状况，凯蒂本该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但是在咖啡这件事上，她没有过多地在意一杯牛奶咖啡的市场价格，而是更加注重这杯咖啡带给孩子的精神体验。凯蒂的做法让弗兰茜觉得自己就算比任何人都贫穷，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却比所有人都富有。倒掉了咖啡，却换来孩子自由选择的底气，又怎么能算浪费呢？

凯蒂的价值观让我佩服，也让我联想到了自己。现实生活中，我却总是过于在乎物品的价格，掉进了价格的“陷阱”，致使物品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

有段时间，小宝喜欢上了图画书里的工程车，家里现有的工程车类图画书只有一本，为了让小宝看得更加直观，我为小宝购入了一本相关的立体书。立体书可以通过翻动不同的机关，让书里的内容动起来，刚刚拿到书的小宝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这里翻一翻，那里扯一扯。很快，图画书上的一辆挖掘机的挖斗就被小宝硬生生地拽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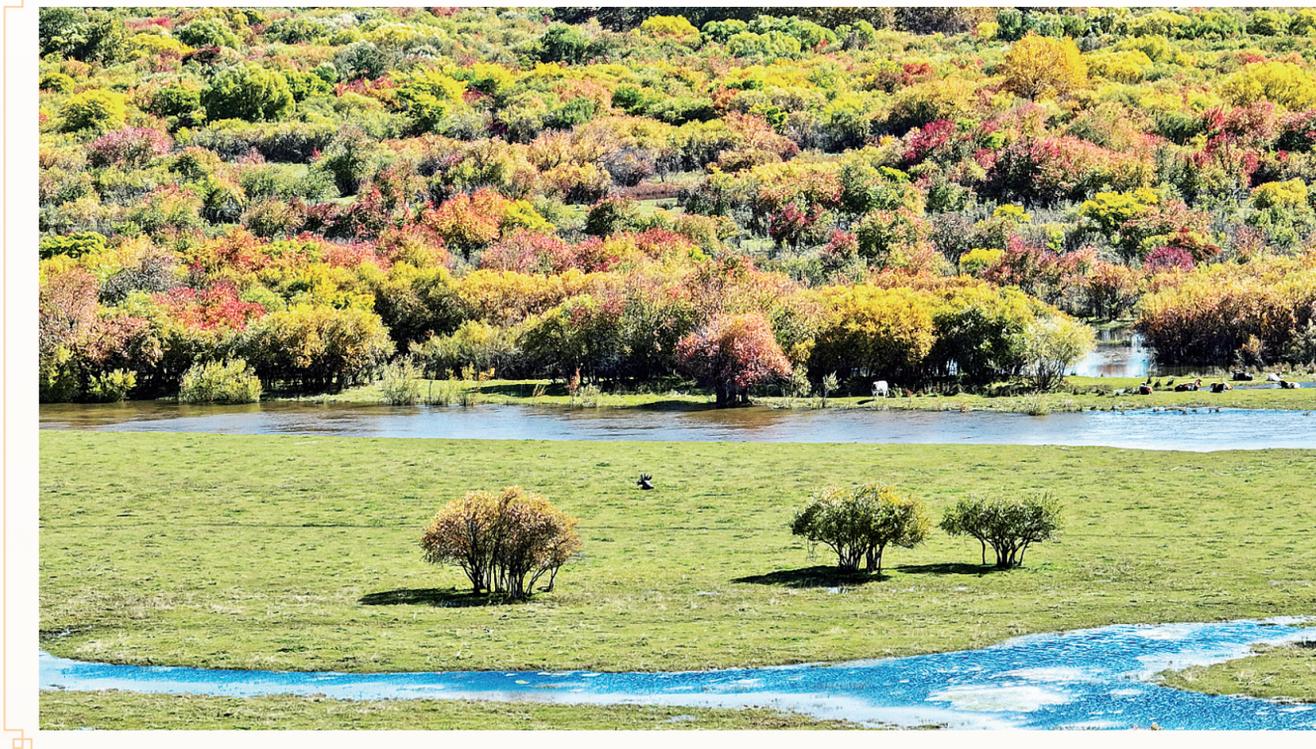
眼看着崭新的图画书被小宝扯烂了，我一阵心疼，对小宝说：“小宝下手没轻重，好好的书被他扯烂了，还是等他长大一点再给他看这本立体书吧。”看着小宝对图画书爱不释手的样子，宝爸反对说：“他现在对工程车感兴趣，看这本书正合适。扯烂了咱给他粘一粘，粘不上也没关系，一本书，让孩子既锻炼了手，也锻炼了脑，有啥可惜的？”宝爸的一番话点醒了我：与图画书的实际价格相比，孩子的阅读体验才是最宝贵的。这不正是故事里的凯蒂告诉过我的道理吗？

后来，这本立体书成了小宝的心头爱。每天睡觉前，小宝都要把这本书拿到我面前，让我陪他看。有一次，小宝把图画书上一位站在消防车云梯上的消防员叔叔拽了下来。当天他看完书后，我没来得及把图书粘好。第二天，小宝在图书盒里发现了被他拽下来的消防员叔叔。我问小宝：“你知道我们应该把这位叔叔放在哪一页吗？”他“嗯”一声，开始翻书，很快就找到了正确的位置。不到两岁的小宝，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现在，虽然这本图画书已经千疮百孔了，但是它的价值已经发挥了出来。

前些年，我购买了一本笔记本。因为它实在太精美，又不算便宜，我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用，总觉得无论写什么内容，都配不上这个本子。哪里想到，它就在书架上落了灰。

如果我像对待笔记本一样，因为担心高价图书被破坏而把它束之高阁，恐怕小宝就因此失去了一本有趣的图画书，他看这本书体会到的乐趣更加无从谈起了。

抛开物品的价格，把物品的实际效用发挥到极致，也是我们最该修炼的生活能力之一。因为，价格只是相遇的契机，而真正的意义，始于我们如何与它共处。



额尔古纳湿地的秋天

马金瑞摄

非常感悟

霜打柿子甜

□ 纪方亮

我对水果向来喜欢。苹果的清甜、橘子的酸甜、葡萄的蜜甜，这些滋味总能轻易俘获我的味蕾。甜，仿佛是水果与生俱来的语言，当饱满的汁水在舌尖迸裂的瞬间，总能带来最原始的愉悦。

唯独柿子，是我味觉版图上一块禁地。

这要追溯到儿时一个秋日。邻家阿婆送来一篮新摘的柿子，黄澄澄的，像一个个小太阳。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刹那间，一股强烈的涩味席卷口腔。舌头如同被砂纸打磨，肿胀发麻，连喝几碗凉水都无济于事。那时不知柿子需搅，去除涩味。自那以后，即便旁人夸赞“脆甜如梨”“软糯似蜜”，我对柿子始终保持着近乎本能的抗拒。这一避，便是数十个春秋。

连绵的秋雨终于放晴，阳光洒满小城。好友打来电话，邀我去他家山上摘柿子。电话里，他声音掩不住兴奋：“今年的柿子特

别好，被霜打过，甜得很！”

我本想婉拒，话到嘴边却又咽回。一是不忍拂了他的好意，二是近来工作烦心事堆积，确实需要出去走走。更重要的，是内心深处那个被涩柿子伤害过的小孩，似乎也在悄悄期待着一回和解。

村庄离城不远，二十分钟车程便到山脚。秋日的山色格外分明：远处苍青的松柏，近处黄绿的草丛，中间点缀几株倔强的红叶。坡陡路滑，幸而出门换了硬底登山鞋，才不至于在落叶满布的山路上踉跄。

最令人惊异的是那些牵牛花。原本是盛夏的使者，此刻却漫山遍野绽放。粉的娇嫩，紫的典雅，白的纯净，一朵朵小喇叭倔强地仰着头，仿佛在吹奏秋日的挽歌。好友说，这是“返秋花”，要等第一场真正的霜降才会凋零。

转过山坳，眼前的景象让我屏息。远处山坡上，一片柿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树上叶子已凋零大半，残存的也蜷曲着枯黄的边，反倒衬得那些柿子愈发鲜艳夺目。它们像一串串精巧的灯笼，沉甸甸地压弯枝头。有些枝条不堪重负，几乎垂到地面。

“今年可是大丰收。”好友脸上盛满笑意，“你随便摘，把袋子都装满。”我蹲下身，

发现树下落了不少熟透的果实，摔成深红的泥，溅出黏稠汁液。那股甜腻气息，又让我想起儿时那噩梦般的滋味。

好友忽然指向高处一根枝条：“你看那个，别的全都掉光了，就剩这一个，肯定特别甜！”顺着他手指望去，一个孤零零的柿子挂在枝头，通体紫红，表皮近乎透明，在阳光下如琥珀般莹润。

见我犹豫，好友利索地爬上树，小心翼翼将它摘下。“给，尝尝。”他把柿子递到我面前。这果子软得不可思议，仿佛一碰就会化开。童年那可怕的记忆再度浮现，我下意识后退半步，连连摆手。

好友也不勉强，只轻轻在柿子上撕开一个小口，凑上去一吸，随即眯起眼，露出一副陶醉神情：“这才是真正的柿子味！霜打过的柿子，甜得带不走，只能现摘现吃。”他嘴角沾着一抹橙红汁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抬头四望，见许多熟透的柿子都被鸟儿啄了小洞。这些机灵的小家伙，显然比我更懂得时令的馈赠。一阵山风吹过，送来清甜果香，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

终于，我选了一个熟得快要融化的柿子。它挂在低处枝头，轻轻一碰便落入掌心。我学好友的样子，在顶端撕开小口，迟

疑地凑上去吮吸。刹那间，一股无法形容的甘甜在口腔绽放。那汁水比蜜更清透，比糖更醇厚，裹挟软糯果肉，宛如一口吞下了整个秋天的阳光。原来，真正的熟柿与记忆中的涩味，竟有天壤之别。我忍不住又摘了一个，这次大胆咬下去，任甜蜜汁液顺着指缝流淌。

山风掠过柿林，掀起一阵金色波浪。我突然觉得，古人笔下“山瘦水寒”的秋天未免太过萧索。眼前的景象分明在诉说：秋天是最慷慨的季节，只要愿意伸手，就能尝到时光酝酿的最甜美的馈赠。

下山时，袋子里装满了柿子，心里装满释然。人对事物的偏见，往往源于某次固化的记忆。就像那个儿时的涩柿子，让我错过了数十个秋天的甜蜜。

回望柿林，我忽然明白：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柿子”。我们因为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就给整个事物贴上标签，从此避之不及。殊不知，时过境迁，当初的苦涩可能早已化为甘甜。

这个秋天，我不仅重新认识了柿子，更收获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启示：拒绝尝试，便只能困在旧日的茧房里。唯有主动破开一道缝隙，光才能照进来。

那天晚上，我给好友发了条信息：“明年柿子熟时，记得还喊我。”



诗意绿洲

冒号

□ 时春香

书桌上沉默的日记
其故事之章于昨日停在冒号
我想，此前有岁月沉淀
它的过往也算丰厚
于是，每当目光抚过纸页
文字常被译出暖意
而那未写的一行
像个神秘的冒号
期待由时光的记忆搜寻
并用晨露轻替填满
瞬息时，这画面叩动我心弦——
仿佛未来正在空白的冒号之后
静候我去续写新篇
连同未知的风景与谜底
此刻，冒号蕴含无尽的可能
拒绝终结的符号